

國學小叢書

洙泗考信錄評誤

張昌圻著

071.8
1164

著者 張昌圻
主編者 王雲五

國學
叢書

洙泗考信錄評誤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自序

在整理國故的工作中，似亦可有建設和破壞兩方面。依個人的意見，建設方面是用科學方法將那些隨感錄的著作，平行的著作，漫無系統的著作，先理出頭緒，次編出統系，以使人一目瞭然，不至於『望洋興歎』，不至於橫豎抓不着頭腦。近年歐美各大學多設漢文講座，佛郎府 (Frankfurt) 已經建立中國學院 (China-Institut)，德國青年運動公然尊奉孔老為導師，巴黎有支那學家 伯希和 (Paul Pelliot) 等所辦的通報 (Toung Pao)，瑞典有珂羅佩倫 (Bernhard Karlgren) 所著的中文解析字典和中國音韻研究 (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)，各國也漸漸多有整部的中籍譯本——這些事都很可令人注意。近事尤其令人注意者，去秋牛津開國際學術大會，對於中國的哲學，文學，史學等等，有英俄德法波意等國的教授，提出不少的論文，鄭重加以討論。足見世界漸漸普遍地注意研究中國的文化了。別人『越俎代庖』，因為『席豐履厚』，『工具優良』，有時固然特別可驚；但因爲外國人總難免是外國人，有時也簡直『牛頭不對馬嘴』，有目共觀，這

是大家知道的事。

我們生在這學術昌明，進步一日千里的時代，別人已經上天下地，前後左右，到處搜尋，隨事鑽討，成績又復『斐然可觀』的當中，只消拿起鏡子一照，就會『自慚形穢』；只消稍稍考慮這『燕雀處堂』的情境，就會『疾首痛心』！如果黃人還有點聰明，還有點血氣，總應該急起直追，不再長久胡鬧昏憤。如果要急起直追，則於各方分工努力之外，爲維持相當的顏面並增進正確的了解，勢不能不成套地拿點四千年所積存的東西——無論是『國粹』也好，『國糟』也罷——給別人看看。如果要拿東西給別人看，則對於西洋數家珍，賽國貨之前，自己究竟有些什麼玩意，總得預先明白。不能讓牠老是『一篇糊塗賬』，自己也老是莫明其妙。

在莫明其妙的情境中，不僅自己不能『鑑往知來』，切實明瞭自己的家業，以便找得今後正當的致力方針，並且當着別人善意地來問時，不是瞠目結舌，面赤耳紅，答之不出；便是瑣細零星，掛一漏萬，隨便對付一點，有時甚至亂扯一陣。這不是顯然辜負了從有清以來，我們的國故大師苦心孤詣銖積寸累的成績嗎？他們的成績應有的效益，因爲沒有聯貫起來，珠沉淵底，玉墜深山，豈不是

也會不得昭著於『天下』，對內使多數人得以受用，對外使『西方之人兮』也可以得到比較整個清楚的認識嗎？所以系統的整理，無論是對內或對外，在現代都是重要而且必要。

但是，建設雖然重要，破壞也很要緊。破壞是利用同樣的方法——科學的方法——去掃蕩一切烏煙瘴氣的謬說，打倒主觀臆測的武斷，揭穿感情偏見的障幕，破除對於偶像的迷信，革新思想界『天馬行空』、『沙上樓臺』的積弊；同時並努力於防止二千多年以來流行傳染病的蔓延，拋棄了消毀了那些毫無價值而又蘊藏毒菌的垃圾。大刀闊斧，摧陷廓清。如此作來，一則可使魚目不至混珠，再則使人不至覆轍復蹈。沙土不淘，真金不顯；疾病不除，身體不健。故兩種工作是相依爲用的。『除舊布新』，正可以代表他倆交互的關係。將來待發掘出的好寶貝多得很，我們也無所用其留戀與顧慮。

在建設方面，我想試作一點東西。因爲工作內和工作外的困難都很多，也許將來毫無結果。在破壞方面，今權將崔東壁先生的洙泗考信錄來作一個嘗試。我和道這個嘗試一定有不能滿意的地方；不過嘗試也就是一個嘗試。

爲什麼不用別的，要先用牠呢？也稍微有點理由。因爲不但牠的題材非常重要，並且久爲海內學者所推許，所提倡，所獎讚。孔子是中國文化一個有力的支配者，誰也知道？關於『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』及其門徒的考信，當然值得注意。我們不談中國思想史則已。如要談中國思想史，恐怕這部大著總得參考參考。尤其使我們覺得不可輕易放過者，梁任公的『古書真偽及其年代』，關於論語的部份，幾乎完全轉述他的意見。（查閱清華研究院講義，本書第二第六章第六一至六九頁。）胡適之倡疑古，前數年在北大講學時，也每每引東壁爲同調，並且『獎飾逾恆』。說到哲學也大綱上孔子誅少正卯事，曾鄭重聲明不可靠。這種見解的來源，雖不敢說完全出自東壁，但至少有一大部份是受洙泗考信錄的影響，因爲他編書時尚未找得東壁遺書，在對我們說那番話時，距找得又至多不過一年左右的光景。

關於全部考信錄的評價，適之先生雖曾約略說過：『太信經，仍不徹底。』但在這話以前，他已經對顧頡剛說：『有全部翻刻的價值。』（古史辨第十九頁，告得崔東壁遺書一信內。）在第二封信內又道：

『在清代要算一大奇書……古今來沒有第二個人能比他的大膽和辣手的了！』（同上，頁二十二）

其後顧頡剛對錢玄同說：

『崔述的考信錄，確是一部極偉大又極細密的著作』（同前，頁五九）

錢玄同又回應胡適之說：

『你說崔東壁是二千年來一個了不得的疑古大家，我也是這樣的意思。我以為推倒漢人迂謬不通的經說是宋儒；推倒秦漢以來傳記中靠不住的事實，是崔述』（同前，頁二七）。我讀了以上這些話，對於他們的極力恭維，覺得驚異：對於他們彼此相互的影響，覺得東壁的勢力不小，並且『方興未艾』。

再如關於論語篇章的問題，除梁任公跟着崔東壁『亦步亦趨』外，後起的顧頡剛也隨聲附和着說：

『論語經崔述考定，自季氏至堯曰五篇，是後人續入的。』（古史辨第六七頁，再查第八八

依他們的意見，髣髴經過崔述考定，就有「稿不可易」，堪以爲憑的樣子，這種態度也深深引起我的注意，發動我的好奇，想要看看這位「古今來沒有第二個能比他大膽和辣手」的疑古大家，「二千年來一個了不得的疑古大家」以及這位大家所作出的這部「極偉大又極細密的著作」中的漆酒考信錄，究竟是什麼樣子？

年來我將這部考信錄因爲參考而翻閱的結果，覺得其中的卓見固有，例如辨孔子非生知，孝經非孔子自著，詩書未經孔子刪削諸條，誠然是稿不可易；但主觀武斷，感情用事，憑空臆測，自相矛盾，矯枉過正，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地方亦頗不少。「披沙揀金」與讀其他的古書感到同樣的苦痛，所以特別將最不滿意的地方提出來，加以評論，並試解其所以陷於謬誤的一個根本原由於篇首。

目錄

第一章 緒論·····	一
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 分論·····	一三
-------------	----

一 評東壁辨葬防修墓的不當有·····	一三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二 評東壁辨荀子宥坐首段所記的不對·····	一七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三 評東壁斥老子不應該箴規孔丘·····	二三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四 評東壁謂晏嬰必不沮孔子所言事事與孔子相反·····	二六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五 評東壁說『不與論語之言相刺謬乎』·····	三二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六 評東壁說『孔子必不從弗擾傷胥以叛』·····	三七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七 評東壁說『攝相而有喜色亦非聖人之度』·····	四二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- 八 評東壁說『烏有秉政七日而遂殺一大夫者哉』……………四六
- 九 評東壁懷疑孔子見南子的不至於……………五四
- 一〇 評東壁評楚狂以下三章可疑的論據……………五九
- 一一 評東壁武斷『此必無之事不待詳辨者』……………六三
- 一二 評東壁理想中的『聖人不如是之輕易』……………六七
- 一三 評東壁認定曾皙不至杖擊曾參曾參亦不至輕死而受杖……………七〇
- 一四 評東壁對於『季氏將伐顓臾』章的五疑……………七五
- 一五 評東壁理想的子貢斷不至是……………八〇
- 一六 評東壁肯定子夏必不至吝一蓋於師……………八三
- 一七 評東壁過甚其詞的宰予最不知聖人亦最不能言……………八六
- 一八 評東壁認定孔子必能教妻必不出妻……………九一
- 一九 評東壁不信孔子的後人有不美的事體……………九五

二〇	評東壁不信孔子的先人有不美的事體……………	一〇六
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章	結論……………	一一一
-----	---------	-----

洙泗考信錄評誤

第一章 緒論

俗話說：『情人眼裏出西施。』這是說：人們如果受了情感的朦蔽，是豈可以顛倒黑白可以混淆；所謂美的不見得是真美，所謂醜的也不見得是真醜。譬如戴上顏色眼鏡看東西，那是不能得着客觀事實的真象的。不得真象而自己又不明白，勢必至於自己欺騙自己；如稟以所信告訴他人，勢必成爲一無心的事實上的欺騙者。更不幸大多數的人們都犯輕信（credulity）的毛病，不聽笛卡（Descartes）和休謨（Hume）一類哲學家的謹慎，懷疑，好深思，勢必『以盲扶盲』，結果可以成千萬累陸陸續續地『俱墮溝中』。大學說：『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！』這是一種很真確的認識。本來用分析的眼光和科學的態度以處事對人，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；能够常常保持這種眼光和態度，更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。情感和偏見的確是人類大多數行爲的支

配者，也是直接間接釀成世間可悲的衝突和可怕的災禍一種有力的因素。這是所謂理性動物不用理性不求真象蠢然妄動蠢然妄說的惡果。

我們只消將腦子洗刷乾淨，用客觀的眼光去觀察人類的行為，恐怕誰也要承認：世間沒有十足的好人，同時也沒有萬惡的壞蛋；好人與壞人的差別是等級的問題，不是種類的問題。以一百件事來說，如果把行為者的動機、手段和結果分別來講，再將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和只有他自己纔知道的（參閱佛洛伊德派 Freudian School 心理學家之所謂『意結』complexes）來講，所謂好人也者，大概有百分之八十或九十是好的，但可以斷言，決沒有百分之百是好的；反過來，所謂壞人也者，大概有百分之八十或九十是壞的，但可以斷言，決沒有百分之百全是壞的。壞是好的反面，好的反面是不好。不好的行為在程度上的差別，重大的叫做罪惡，輕微的叫做過失。古語說：『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』其實就是聖賢也有過。普通人與聖賢的差別並不在乎整個的有過無過，只在乎一個諱短，一個認錯；一個再犯，一個能改；一個過多，一個過少罷了。舉個顯例來作證：孟子上有一段故事說得好：

齊大夫陳賈想替齊王辨護，跑去問孟夫子道：『周公是什麼樣的人？』孟夫子回答說：『是古時候的聖人。』……陳說：『聖人都會有過錯嗎？』孟子說：『……古時候的君子，有過能於改悔；現在的人，有過就因循下去。古時候的君子，他們的過錯如日蝕月蝕，大家都看見；改了以後，大家都都看見。現在的人，有了過錯，豈只因循下去就完事，他們還要敷衍遮飾一些話哩！』（公孫丑下）

太史公說：『盜跖日殺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黨數千人，橫行天下。』（史記卷六一，伯夷列傳，仿汲古閣本。）這似乎是罪大惡極了。依我們的情感作判斷，很容易將他列入十足的壞人隊裏。但我們同時不可忘了一種事實。這事實是：古今的大盜，對外即使未能抑強扶弱，虐富憐貧；對內却往往真能或是『人先』，『出後』，『知可否』，『分均』（莊子胠篋）或是仗義疏財，豪爽磊落……惟其如此，所以部下也纔能擁護他，愛戴他，甚至於崇拜他。否則勢難於雄起來，兇起來當梁山上的大哥。『世遠年湮』，記載不完，難道我們敢說盜跖無論對內或對外，終身都沒有做出一件可稱仁義道德的事嗎？近世史上的張獻忠、李自成，是著名殺人不眨眼的大王。比之盜跖，或『有過之無

不及。『據明書流賊列傳說：『自成爲人高類深頰，顴目曷鼻，聲如豺，性猜忍，日殺人，斫足剖心爲戲。……獻忠黃面長身虎額，人號「黃虎」，性狡諂嗜殺，一日不殺，輒悵悵不樂。……又創生剝皮法，皮未去而先絕者……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，賊將有不忍至縊死者。』（查二十四史明史三百九列傳一九七頁十一及三十二，乾隆十二年重刊本。）如是性行，可謂殘酷已極，無復人理！但自成過來脂縣時，曾告知縣邊大綬說：『此吾故鄉也，勿虐我父老。』原傳續云：『遺之金，令修文廟。』又當其上相張國紳曾『獻文翔鳳妻鄧氏以媚自成，自成惡其傷同類，殺之而歸鄧氏於其家。』（同上，頁十六。）又獻忠於攻克武昌後，曾『下令發楚邱金振饑民，蘄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。』（同上，頁三十。）這些事似乎都值得特別注意！也似乎可以間接證明古時的盜跖未必終身果無一件善事，可惜我們不曉。比盜跖曾早的桀紂，是歷代公推的暴君代表。因爲他們的資格被派定了，『衆矢之的』已成了，於是什麼壞事都歸他們，什麼好事都不歸他們；真是他們做的壞事，小惡可以吹成大惡，大惡可以變成萬惡；真是他們做的好事，大善可以縮成小善，小善可以化成無善。子貢的頭腦比較清醒。他老早就替其中之一抱不平道：『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！』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。

焉。」（論語子張篇。）這種「空谷足音」得未曾有。因其不趨時附和而有求真的精神，教人聽着如何不生快感啊？

西洋基督教的上帝，差不多等於中國古代的「天」。他們說：「上帝是全知全能的」（omniscient and omnipotent）。中國說：「天道福善禍淫」，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」。（老子道德經，第七三章。）這似乎是好到無以復加了。但太史公在伯夷列傳的末段曾大發牢騷，列舉事實來證明他的糊塗昏憤，並不福善禍淫，也未賞善罰惡。由此看來，抽象的想像的天猶且不能全好，具體的實在的人那能無缺？美國的國父華盛頓自己說得好：「我有缺點，也許還很多，我並不否認。」這是福德（Ford）所作『真實的喬治華盛頓』一書的眉語，極堪注意。他在序文中說道：「真的，對於如華盛頓，佛蘭克林，林肯這般的品格，我們曾經實實在在地採用了英國的格言——「君王不會做錯事。」不過，在人的地位，既受了人的極限的限制，又有人的情慾的影響，而我們偏弄出神仙（demigods）一類的東西來，將他們的人的特點如此剝奪，以至於使人發生疑問，甚至於疑問到他們的犧牲和功業，是否值得這麼多的深信。」（Ford, P. L.: *The True George Washington*, p

5. J. B. Lippincott Co. Philadelphia, 17th ed.)這可謂『愛之而反以害之』了。我們知道華盛頓真是有缺點的，舉一件做例。塞爾說：『不止一個故事隱涵着，也是一位殘忍無情的監工者。不僅僅對於黑奴如此，就是對於同種的白人也是如此。』(Thayer, W. R.: George Washington, p. 236. Houghton Mifflin Co. Boston & N. Y., 1922) 亞伯拉罕林肯也是有『弱點』(weakness)的，例證見於威克所著『實在的林肯』第十六章的前部。雖然他瑕疵不多，但總在所不免。林肯的密友師威特 (L. Swett) 曾替他辯護道：『如林肯有了一些過失，則我們不當忘記，華盛頓比他更多；很少的人比他更少。』(Weik, J. W.: The Real Lincoln, A Portrait, p. 215. Houghton Mifflin Co. Boston & N. Y., 1923) 今林肯既非完人，則華盛頓之不很理想可知。新大陸所崇拜的神聖如此，返觀我國從孟子口中所說的伊尹伯益，那是多麼好！(參閱孟子 萬章上。)但竹書紀年却有與他相反的記載：『益于啓位，啓殺之。伊尹即位，放太甲七年，太甲潛出自桐，殺伊尹，乃立其子伊陟伊奮，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。』(王國維，古本竹書紀年輯校。)將孟子與紀年比較起來，汲冢所書的可靠度也許還高一點，如果牠真是魏國的史官